

淨土宗十一祖截流大師法語

截流
大師

淨土警語

懺雲



南無阿彌陀佛



淨土警語——截流大師

目次

勸發眞信	一
申 勸	四
又申 勸	七
起三年長期示衆	一五
起精進七期示衆	一九
料揀法門	二一
九品略辯	二五
示夏子彝居士	三〇
示丁耕野居士	三二
揀顧兆禎居士	三六
答顧兆禎居士	三七
名字說與金水若居士	四一
首楞嚴經勢至圓通草	四五
旅三字說	五五
觀佛毫相法	六一
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	六七
事例	六七
罰例	七七
疏文	八四
普仁七日念佛記	八七

淨土警語

菩薩苾芻行策截流

勸發真信

念佛三昧其來尙矣。自遠祖崛起廬山。肇興蓮社。六時淨行。遂成千古芳規。雖曰功高易進。乃末世行人罕獲靈驗。良由信願不專。未能導其善行。以要歸淨土故也。今既廣邀善侶。同修淨因。若非諦審發心。那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與斯法會者。須具真實信心。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當

受樂時卽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正眼觀之。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僅差一間耳。如是信心。豈爲真實。所謂眞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我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莫輕未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念彼佛。求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量。所謂法身流轉五道。不名爲佛。名爲衆生矣。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衆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刹之

外是我心內之佛。既是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必能應。如磁石吸鐵。無可疑者。所謂佛念衆生。如母憶子。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也。具如上真信者。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大乘。供養三寶。種種善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唯其信處不真。遂乃淪於有漏。故今修行別無要術。但於二六時中。加此三種真信。則一切行履無煩改轍矣。倘欲捨此度門。別商元妙工夫。則諸方宗匠如林。剎竿相望。正

可隨處問津。不須投足茲社。若果名心永盡。素願攸同。時節因緣。幸常集會。依稀蓮漏。彷彿籃輿。今古如斯。遺風未泯。庶他生爲親近之津梁。卽此世爲助發之資具。願交勉焉。

申勸

昔真歇和尚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惟此一事。更無餘事。釋迦老子住世七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獨於淨土之教。諄諄讚說而不已。得非以是爲超凡入聖之捷徑乎。然此法門。誠易誠難。夫執持名號。修衆福善。至心回向。卽得往生。苟得往生。則橫截五道。頓超三有。直階不

退。不歷多祇。豈非簡易。倘若娑婆事業。在在縈懷。一暴
十寒。心不專篤。遇五欲時。如膠如漆。遭逢逆境。結怨銜
恨。而欲命終。彼佛接引。又必不可得之數。豈非難事。由
此觀之。淨土法門。藥也。娑婆貪愛。忌也。衆生業病。教奉
醫王。甫服其藥。復飽食其忌。可乎。及乎臨欲命終。重處
偏墜。淨因微弱。難脫苦輪。翻謂醫王誤人。佛法無驗。悲
夫。若輩顛倒極矣。曷不思匡廬法社。十八高賢。暨百二
十三人。俱留瑞應。具載方策。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彼既
丈夫。我豈不爾。當知不爾者。祇是重處放捨不下故也。
凡我同會。緇白老壯。宜各痛念娑婆險惡。早求出離。六

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利害天淵。大須猛省。必也生大
欣厭。捨穢取淨。信此取捨與不取捨。原非異轍。毋驚虛
名。毋執空見。毋受高帽禪。和口頭三昧。惑亂。毋求旦夕
速效。妄冀心外有佛來迎。動諸魔事。不論居家時。入社
時。恒以念佛爲正行。以勉修衆善爲助行。更於貪瞋習
氣。刻意揩磨。使重處得輕。生處漸熟。淨念相繼。願行相
資。自然千穩百當也。其衆行之中。則放生一事爲最善。
但應諦思。彼雖同性。猶屬異類。尙須救之。况我同類之
人。障深業重。有不久墮入惡趣者。有現在地獄受苦者。
彼地獄苦。劇於世間刀火。奚啻十百千倍。何容於此置

之膜外。不圖拯救。然其拯救之法。亦惟在今日一心念佛。以速生安養。然後乘本願輪。運大神力。與無緣慈。擴同體悲。分身散影於十方刹土。諸惡趣中。尋聲救苦。如觀世音菩薩。誓空地獄。如地藏王菩薩。拔一切衆生苦。因苦果。與一切衆生。世出世樂。攝一切衆生。同觀彌陀慈父。到究竟安隱處。具如是志願。方是丈夫漢。若不具如是志願。則屆期聚首。悠悠從事。雖念佛放生。亦只是尋常社會。豈曰無福。非衲所望於諸上善友也。幸審擇之。

又申勸

淨土法門。雖諸佛諸祖共所讚揚。然當世士夫。一代時教。曾未經目。苟非宿有靈根。焉得聞而深信。今爲略舉一二大經要論。以概其餘。使知法門殊勝。易生信樂之心。祇如華嚴一經。教門廣大。爲諸經中王。譬如杲日當空。掩衆星之彩。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其語世界也。不曰恆河沙數。而曰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普賢菩薩以智通力。一眼普觀無邊香水海。無邊刹土。如掌中果。從近至遠。隨其方面。一一指陳名號相狀。極樂世界在毗盧遮那本刹中。刹有二十層。上廣下狹。形如倒卓浮圖。娑婆與極樂同。在第十三層。此層內有十三佛。

刹微塵數世界圍繞。極樂世界。其一數耳。視本刹世界之多。猶如盡瞻部洲百歲所收之穀。總爲一聚。其中一粟相似。何況更視本刹外無邊刹種所有世界。尙可以言思計議哉。如是廣大經文。於末後結束處。乃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惟令生安養世界。惟願見阿彌陀佛。其專切勸發。反復丁寧。具在行願品中。茲不繁錄。又佛滅後六百年。西天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應佛懸記。重興正法。宗一百洛叉大乘經典。造爲一論。名曰起信。能令末世衆生。發起大乘正信。譬如錯衆采而爲錦。釀百華而成蜜。其建言析理。窮微造極。旣備陳一切法門種種三

昧令修習正信已。復念一切法門。種種三昧。皆難修而
易退。乃於末後更示諸佛勝異方便曰。復次初學菩薩。
住此娑婆世界。或值寒熱風雨不時。饑饉等苦。或見不
善可畏衆生。三毒所纏。習行惡法。菩薩在中。心生怯弱。
恐不能成就清淨信心。生疑欲退者。應發誓願。一心專
念佛及菩薩。以生決定心故。於此命終。必得往生諸佛
剎中。見佛菩薩。永離惡趣。如經中說。善男子。善女人。專
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以諸善根回向願生。決定
得生。常見彼佛。信心增長。永不退轉。得入正位。是知佛
世時文殊普賢佛滅後。馬鳴龍樹如是諸大士。咸勸往

生兼願自往。親近彌陀。他如寶積大集等諸大部經中。稱揚讚勸。未易悉舉。然十方諸佛。淨土無量。經論偏指歸極樂者。略有三意。一爲彼佛與此土人最有緣故。無貴賤。無賢愚。無幼艾。皆知阿彌陀佛號。若有苦屈。啓口發聲。無不稱其名者。二爲法藏比丘願力勝故。攝二十一億清淨佛土諸莊嚴事。總爲極樂世界一刹莊嚴。發四十八宏誓願。廣接十方念佛衆生。來生其國。蓋諸佛果德。雖實平等。因中願力。任運攝生。無差別中。有差別故。三爲阿彌陀佛卽法界藏身。極樂世界卽蓮華藏海。見一佛卽是見無量佛。生一刹卽是生無量刹。念一佛

卽是念一切佛。卽爲一切佛所護念。以法身不二故。生佛不二故。能念所念不二故也。然諸經論。雖廣讚揚。此國衆生。初無知者。唯晉遠公崛起匡廬。肇興蓮社。一時名賢巨儒。不期自至。如劉遺民及宗雷等。皆服膺請教。道遂大振。繼自唐宋以來。禪學浸盛。士大夫有智識者。多雅慕宗門。趣尙高異。然上下千百年間。其真能見性者。不過楊億侍郎。李遵勗駙馬。及許式郎中輩數人而已。餘皆遊戲門庭者耳。遂令不思議勝異法門。委爲愚夫愚婦勾當。中間雖有三五尊宿。遞相祖述。然未必多接高流。廣度羣品。延及明季。乃有雲棲宏大師出。承宿

悲願以醇儒脫俗。專宏淨業。當世名賢。歸信者固多。疑
毀駁難者亦復不少。大師以宏才妙辯。百戰不屈。翻成
法喜之樂。由是緇素悅服。幾如遠公復生。永明再世。淨
土之道。復得大振。是則起千餘年已墜之法門。厥功不
既偉與。烏呼。乃今往矣。末法昏衢。衆生垢重。險惡道中。
失此良導。可不爲長太息者哉。予生也晚。弗獲親炙大
師。寶其遺言。奚啻珪璧。每一展讀其書。輒不禁涕泗橫
流。心意勇發。今住茲普仁以來。常得羣賢聚首。六時行
道。洽我素心。然每遇一友與會。不敢以俗士目之。私心
竊計曰。蓮華國土中。復增一勝侶矣。昔我釋迦本師懸

記此土有六十七億菩薩往生彼國。此必一數也。雖知悠悠退墮者多。然既發意念佛。已入彌陀願海。如人食少金剛。終竟不消。縱勤惰遲速不同。究竟必生彼國。既生彼國。究竟必獲果證。八相成道。廣度衆生。故今於甫入會時。卽以未來諸佛相期待。非爲虛妄也。但不識衆友自待何如。苟能如衲所期待。以自期待。則凡現前善友。皆吾蓮藥連枝矣。然吾觀今之富貴利達者。或貪粗敝聲色。不知苦本。或著蝸角勳名。不悟虛幻。或復愛殖貨利。會計經營。現在碌碌一生。將來隨業流轉。彼佛剎中。依正莊嚴。無量勝妙樂事。不聞不知。從生至死。未曾

發一念向往之心。反不如窮愚困厄之夫。多能念佛。從冥入明。轉生勝處也。故今敬勸諸友。既各標名蓮社。便是火宅優曇。必也具真實願。發忻厭心。視三界如牢獄。視家園如桎梏。視聲色如鴆毒。視名利如韁鎖。視數十年窮通際遇。如同昨夢。視娑婆一期報命。如在逆旅。信宿捨離。惟以歸家爲務。如意亦得。不如意亦得。捨得寸陰。一心念佛。果能如是。若不生淨土者。諸佛皆成誑語矣。願共勉之。

起三年長期示衆

凡欲與期念佛。令功行不虛者。當發三種心以爲方便。

第一發痛惜光陰心。雖約三年。光陰無幾。古人喻如連日瘡。發三度寒熱。期卽告終。若非勤策身心。寸陰是競。未免見以爲長。若見以爲長。則悠悠歲月。罔罔襟懷。疲厭易生。淨功莫剋。豈不大可惜哉。況命在呼吸。安保三年。縱越三年。豈能長久。所謂如囚趣市。如羊詣屠。但得前行。步步近死。直須孜孜晝夜。矻矻暑寒。一句洪名。無時間歇。不用彌陀接引。淨土決定可生。凡我同行。慎勿銳始怠終。當視三年如一日。如一刹那可也。第二發專求出離心。夫此三年功行。非但不求世間福報。亦并不求功德智慧。辯才悟解。與夫世世爲僧。興顯佛法等願。

惟願命終得生彼國。脫生死苦。此願直須刻刻現前。如昔人被覆在千尺枯井中。受野狐訣。注視磨孔。一心欲出。視之既久。孔不加大。身不加小。任運飛出。念佛亦爾。專念彼佛。一心求生。念之既切。佛實不來。我實不去。自然得生。得此一願。則見佛聞法。斷惑證果。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百千三昧。應念現前。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大願。同時具足。所貴諦信力行。惟專惟一。始克有濟也。第三發和順守約心。堂中既無多衆。早晚共住。稱同行善知識。各宜防身護口。謙恭巽順。互相砥礪。互爲標榜。此三年內。例如掩關禁足。當以山門爲界。不得出外行走。

雖親友病亡大故。亦不得破例而出。開他人效尤自便之端。每日恆課不得懈怠廢缺。惟除病患。不能飲食。然或坐或臥。亦須默默念佛。蓋病患中尤當急切也。恆課外有餘晷。須自檢點。勿放身心空過。不得閒談雜話。放逸戲笑。誤己妨人。更不得披覽外書。吟咏詩偈。非唯唐喪光陰。亦乃孤負檀越。本堂輪一人作監直。五日一換。挂牌交代。有不守約。不如法者。監直師卽應勸諫。一諫輒聽者善。若三諫不聽者。白衆議罰。若監直師徇情容隱。不諫不舉者。隨事量罰。若諸師自嚴自重。各精進不放逸。置規約於無用之地。則彌善也。勉旃勉旃。

起精進七期示衆

七日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間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爲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絲密不斷。猶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沈沒。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者矣。若是真正道流。直能體究萬法皆如。無有二相。所謂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淨穢不二。苦樂不二。忻厭不二。取捨不二。菩提煩惱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淨。不用勉強差別。但自如實體究。體究之極。與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

著衣喫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二六時中。視毫髮許異相。不可得。雖則至心稱念。亦同肆口訶罵。雖則精進修持。亦是夢中苦行。如是了達。方是真正學道人。一心精進持名也。前一心似難而易。後一心似易而難。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後一心者。上品可階。然此兩種一心。皆是博地凡夫邊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學。同堂緇素。切勿高推聖境。甘處下劣。各須勤策身心。近則七日內。遠則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縱不剋證。爲因亦強。華宮託品。必不在中下矣。倘或七日之後。置若罔聞。熟處畢竟不生。生

處依然難熟。無明業習。牽合交纏。僅欲邀功七日。而此七日。又未曾到。一心不亂田地。正所謂少善根福德因緣。安望往生彼國。致令金口誠言。翻疑誑妄。是誰之咎乎。同七淨衆。願各自審而誠勉之。

料東法門

念佛求生淨土。釋尊於無量法門中。特垂勝異方便。然念佛一法。仍有多門。約而計之。不出四種。一者念佛實相。卽本覺理性。如大集等經所明是也。二者念佛法門。卽種種三昧。如諸大乘經所明是也。三者念佛相好。卽勝劣身相。如十六觀經所明是也。此三種念佛。勝則勝

矣。非異方便。蓋必洞明事理。深達境觀。上智猶難。鈍根絕分。故也。四者念佛名號。卽一心持名。如小本阿彌陀經所明是也。惟此一門。藉彼佛勝願力故。不論有智無智。上中下根。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七日乃至一日。卽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卽蒙彌陀聖衆接引。卽爲十方一切諸佛護念。又彼佛本誓。若有衆生。欲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爲不思議異方便。惟其異。故勝也。所生淨土。亦有四種。一曰常寂光土。極果聖人所居。斷無明惑。盡方得生。二曰實報無障礙土。別圓地住。以上菩薩所居。斷塵沙惑。方得生。三曰方便

有餘土。四果聖人。及別教三賢菩薩。圓教十信菩薩所居。斷見思惑。方得生此三種淨土。勝則勝矣。非異方便。蓋必斷惑。乃生。還同豎出三界。故也。四曰。凡聖同居土。權實聖賢與博地凡夫共居。惟此淨土。仗諸佛攝受力。故不須斷惑。兼復帶業往生。但惟信願前導。感應道交。濁障稍輕。苦輪斯脫。而又卽此同居安養。豎徹方便實報寂光。故上智卽能頓淨四土。而下愚亦可三界橫超。無煩九次第修。不俟三僧祇證。是爲不思議異方便。惟其異。故勝也。如此最勝獨異法門。釋迦善逝。殷勤示勸。於五竺遐邦。恆沙如來。廣舌讚揚於十方刹土。豈欺我。

哉。龍樹毗婆沙論云。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行路。有難有易。徒步則難。乘船則易。欲易行疾至。應當念佛。稱阿彌陀佛名號。疾得阿耨菩提。又智者十疑論云。在五濁惡世。求阿毗跋致。甚難可得。譬如跛人步行。一日不過數里。若信念佛三昧。乘彼佛願力攝持。決定往生。如乘船遇順風。須臾千里。又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是自力。輪王力也。乃世之駕言直指者。多以西方爲鈍置。謂此法門專攝鈍根劣器耳。苟能一超直入。何假他力。不思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及此土智者智覺。咸發願往生。盡屬鈍根乎。世尊於寶積會上。勸父

王淨飯并六萬釋種。皆生淨土。盡是劣器乎。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安有如斯曲徑。甫育蓮胎。便階不退。奈何反屬廉纖。若夫已悟心宗。爲垂警策。猶曰生生不退。佛階可期者。其難易遲速。皎然可知矣。而世之學者。或疑或謗。或恥談而不屑道。雖曰非愚非狂。吾不信也。

九品略辯

淨土一門。雖廣攝諸根。咸登不退。而見佛久近。聞法大小。證果授記遲速。不啻天淵懸絕。大本經略分三輩。不及觀經九品爲詳。總而論之。上品以解悟爲本。中品以戒善爲本。下品純惡無善。惟臨終遇善友。一念信心。滅

罪往生。析而計之。上上生者。所謂讀誦大乘。則宗說俱通。修行六念。則行解相應。故彈指卽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須臾歷事十方諸佛。親蒙授記。僧如遠公智者。俗如劉遺民楊無爲輩。足以當之。上中生者。雖未及讀誦大乘。而能解第一義。是於己躬亦有悟入。而行證未逮上上生者。故經宿華開見佛。因前宿習。普聞衆聲。皆說甚深第一義諦。七日於阿耨菩提得不退轉。修諸三昧。經一小劫。得無生忍。上下生者。雖未有悟入。而亦發無上道心。自欲明見本性。卒未遂志。以求生者。七日見佛。三七日始聞妙法。經三小劫。住歡喜地。中上生者。乃在

家淨信男女持戒求生者。臨終見佛往生。蓮華尋開。聞說四諦。應時卽得阿羅漢道。以戒力專故。華開證果甚速。以未發無上道心故。所聞但四諦。所證但小果耳。中中生者。乃出家男女持戒求生者。曰一日一夜持沙彌戒。持具足戒者。顯戒法殊勝。雖最促猶生。何況久持。然出家戒行精專。亦生中上。在家暫持齋戒。亦生中中。可互通也。臨終見佛往生。七日華開。聞法得須陀洹果。經半劫成阿羅漢。中下生者。亦在俗男女。素未歸向三寶。而天資仁孝。進道有階。臨終遇善知識開示。卽獲往生。七日見二大菩薩。聞法得須陀洹果。過十小劫。成阿羅

漢下上生者。乃在俗惡人。臨終遇善知識教。稱佛名。戒罪往生。七日華開。見二大士。說甚深十二部經。發無上道心。經十小劫。得入初地。下中生者。乃出家破戒惡人。臨終遇善知識。稱佛說法。一念往生。六劫華開。見二大士。聞大乘甚深經典。發無上道心。下下生者。五逆十惡。極惡之輩。兼僧俗二類。臨終遇善知識教。稱佛名十念往生。十二劫華開。二大士爲說諸法實相。卽發菩提之心。後二生未言登地時數者。亦如下上生發無上道心。後十小劫也。中三品雖以戒善求生。自度心堅。度他行缺。故終得大乘而須暫登小果。下三品雖係極惡凡夫。

以聞二大士說甚深法。卽能發無上心。雖經多劫。直入聖位。然則一念大小。頓越權乘小果。一生精進。遠超多劫華胎。大小遲速之間。發心策行者。當審所從事矣。悟後求生者。藉極樂境緣。結習易斷。三昧易修。速成忍力。度諸衆生也。未悟求生者。爲親近彌陀。易於見性。永明所謂。但見阿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禪淨二門。各宜專務。不必兼修。但彼此相非。深昧佛旨。參禪者。無論悟與未悟。但獲往生。皆躋上品。修淨者。雖五逆十惡。懺悔猶預下生。而必曰。不謗大乘。則謗者不生。可知矣。先悟後生者。如巨帆遇彼順風。念佛謗禪者。如敗種植乎腴壤。

其優劣之相得失之關誠不可不辯也。

示夏子彝居士

大阿彌陀經云。娑婆世界修行一晝夜。勝于極樂世界行善百歲。蓋以此土難於進修。彼土易爲功力。故也。例此而言。則風塵世路中修行一日。勝于深山淨刹修行百千日無疑矣。是故帝鄉可遊也。紅塵可入也。所謂淨願不可忘也。淨行不可缺也。嗟乎。風塵亦何能染人。第恐人自染風塵耳。居士善根深厚。信力專篤。久知選官不如選佛。此行蓋非得已也。然選佛場開。是處可入。無論深山淨刹。世路風塵。要須心作南車。願爲前導。苟所

向不乖。雖終日途中。何異家舍。長安此地。不隔一塵。隨
伊冒暑衝寒。經州歷縣。操觚捉筆。執轡揚鞭。處處道場。
時時佛事。淨願淨行。常得現前。自然達清泰之上邦。面
無量之壽聖。預九品之科目。極住行向地之升進。候十
方諸佛息化之大闕。然後分身補處。發號施令。統理九
法界人天。調熟七方便弟子。如是選官選佛。豈不誠大
丈夫哉。然而說則易。行則難。深山淨刹。則易。風塵世路
則難。吾願居士爲其難者。則他時異日。必有大得力處。
當念流光如駛。衰老日侵。長途往還。勿虛度好時節。定
課外有餘晷。但只加持佛號。若楞嚴咒大悲咒等。客路

俱不必也。

示丁耕野居士

昔寂室和尚云。世人欲修淨業。不可言我今忙迫。且待閒暇。我今貧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老時。若分定常忙。分定貧乏。分定夭折。卽於淨業無緣修習。忽爾喪亡。雖悔何及。何如趁身彊健。努力修之。至哉言乎。然今人無論信樂者少。縱能深信淨土。而因循需待。蹉過一生者。比比皆是也。居士天姿醇謹。向見衲不久。卽能警悟無常。長齋事佛。蓋宿緣有在也。然居士家無恒產。歲以館穫得糈。夫家無恒產。則不足可知矣。身有館職。則

不閒可知矣。年方半百。則未至衰老可知矣。乃一旦謝館不赴。卻諸門弟子。秉持滿分優婆塞戒。鍵戶終年。專力淨業。至於資糧薪水。初無會計。非勇猛丈夫而能若是乎。且以斗室狹隘。半供經像。于中避囂息影。銳意精修。一如夏屋寬舒。泰然自足。惟慮其不能久久如斯也。嗟乎。夫人之居世。亦何定哉。竊嘗論之。暇莫暇于不失時。富莫富于常知足。強莫強于勤精進。今居士兼三者而有焉。則雖舉天下之閒者。富者。強有力者。與居士較。吾知其有名而無義矣。能如是。于生淨土也何有。然更有一語。願相告誡者。譬如萬斛之舟。欲有所往。檣非不

高也。杔非不正也。資具非不完備也。去志非不決也。乘風張帆。有瞬息千里之勢。倘若船頭一椿。未肯拔卻。被一條纜索繫住。雖種種推排。其能有濟乎。今時淨業人。終日念佛懺罪發願。而西方尙遙。往生弗保者。無他。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故也。若能將娑婆恩愛。視同嚼蠟。不管忙閒動靜。苦樂憂喜。靠著一句佛號。如須彌山相似。一切境緣。無能搖動。或時自覺疲懈。惑習現前。便奮起一念。如倚天長劍。使煩惱魔軍。逃竄無地。亦如紅爐猛火。使無始情識。銷鑠無餘。此人雖現處五濁之鄉。已渾身坐在蓮華國裏。又何待彌陀授手。觀音勸駕。而始信。

其往生哉。或曰。彼居士勇猛精進如是。豈復牽于情愛。不幾于無病而授藥乎。予曰。不然。古人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又云。道念若同情念。則成佛多時。五通仙人累劫精勤。尙以欲漏未除。墮其功行。故知未登聖果。以還。鮮有不被其繫累者。居士果世念輕微。道心勇銳。見欲如避火坑。憶佛如戀慈母。淨齋清課。永矢弗渝。又何妨以無病好人。常服良藥。豈不起居輕利。轉益強健乎。總之。煩惱無盡。而生死根本。則唯貪愛能漂溺行人。障往生法。是故先佛經中。處處訶責。但情愛一分疏淡。則淨業一分成熟。于生死岸頭。庶得解脫也。居士其勉之哉。

東顧兆禎居士

末法澆漓。人趨詐僞。求其履道存誠。敦古反樸。如我老居士者其人。皆不啻披星揀月矣。然淨友中得君家公臣。又得丁君耕野。復得翁君舜儀。皆屬居士令親。何祥麟瑞鳳之以類而聚耶。就中翁君大孝遺身。所謂難行苦行。我所未曾爲。亦所不能爲。心焉欽服。非復筆舌所可讚述。讀長歌。允稱其人。三復再復。彌見精麗。昔也知章八十耽吟。邱爲九旬工賦。居士年居邱賀之間。而著作亦兼擅其美。所冀惜分寸之陰。淡筆墨之好。回此精力。唯以淨業棲心。則慧芽增長。道種成熟。異日佛前蓮

華化生。便非邱賀輩所可同年語矣。

答顧兆禎居士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覽。頃接手書。乃有塵業情緣。卒難銷隕。何時得成妙觀等語。足知求道之切。然依鄙見。卽此厭塵情。忤妙觀。正坐學道內障。且避諠求靜。處世未有其方。塵情果可絕乎。要知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善乎萬益大師之言曰。雖曰六根幻馳。六情紛動。仔細推求。塵旣不居其咎。根亦豈職其愆。根旣不職其愆。情豈獨當其罪。三科剖析。旣無真主。縱使共合。那有實法。而我輩於此虛妄法中。著我耽人。舍彼取此。猶如捏目。亂

華發生。更欲分別華相。孰妍孰醜。不亦謬乎。唯將身心世界全體放下。則智眼昭明。何處有塵情可厭。然欲念佛求生淨土。正不妨熾然起忻厭心。此忻厭心。著之則成惑病。了之則是方便。亦存乎其人耳。所言妙觀者。觀經不云乎。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衆生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此數語。便是念佛三昧祕要。一切觀門。無不從茲流出。蓋知作而不知是。則墮在權小。知是而不知作。必落魔外。作卽空假觀。是卽中道觀。全是而作。全作而是。作是一念。三觀圓融。故大集經偈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

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卽是不生不滅法。智覺禪師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佛是本覺之理。念卽始覺之智。故知正念佛時。始本會合。理智冥契。能所俱忘。自他不二。無念外之佛。爲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於佛。超情越見。離句絕非。直捷圓頓。無過此者。除卻念佛外。豈別有妙觀可成耶。竊嘗論之。藥無貴賤。起病爲良。治本治標。宜隨緩急。居士以耄期之年。回心向道。縱得百齡。餘光有幾。可不思束其功於至穩至易之途。而尙似探玄問妙。徘徊跂望於其間乎。衲前晤時。非唯不譚妙觀。并爲略去多種日課。僅以六字真言相

勸勉者。此是海上奇方。能療急病。抑又標本齊治。緩急咸宜。貴在深信力行。古人所謂但見阿彌陀。何愁不開悟。然則何塵情而不銷。隕何三昧而不現前。然在今日。縱有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置不用。唯此一味單方。相贈苟非斬釘截鐵。併力專持。其何以自振拔哉。若必謂持名功效。不及用觀者。則彼佛所具身相微妙。經論所開觀法深細。博地初心。恐不易成辦。終不若依小經專一持名爲穩當耳。但持名時。了達事理。一心不亂。卽是觀境。不須別求玄妙。念老居士十分誠懇。忘年齒之高。殷殷下問。故敢罄布愚直之私。而一無諱忌也。惟審之。

擇之何如。

名字說與金水若居士

天台以六佛揀濫。初曰理性。次曰名字。始聞聖教。乃至明心見性。皆未出名字位。故知名字其時甚長。而其義亦甚深無量也。居士名善。字水若。達此名。識此字。於見性成佛之道。思過半矣。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異哉。告子之言性也。雖非儒宗中至義。乃翻有類乎如來之契經也。惜其屈於孟子之辯。而卒無以申明其說。是亦如蟲禦木耳。夫十法界本乎

一心則善不善法皆性具明矣。所謂性中有染淨種子。故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而能外乎性。率性中淨種子而起現行。則爲君子之道。謂之修善。率性中染種子而起現行。則爲小人之道。謂之修惡。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無分於仁不仁。卽性無分於善不善也。若性惟善而無不善。則三塗惡趣。非由心造。又豈得稱爲法界乎。是故一闡提人。雖斷修善。不斷性善。若斷性善。則終不成佛。諸佛聖人。但斷修惡。不斷性惡。若斷性惡。則不能現穢惡世界。折伏衆生。此性修之關。所當洞達。旣不能離性以起修。亦不得廢修而

言性也。請以水言之。所謂性者。卽溼而就下。東流西流者也。所謂修者。卽決之東方。決之西方者也。居士欲修淨業。可不顧名思義。而審其所以修之之術乎。若其心念念趣貪瞋癡。日深月甚。輓之不回。引之不出。發於身口。多與惡相應。則所謂決之東方。終爲震旦國中人物。若其心念念厭離五欲。繫想阿彌陀佛。願樂親近。如子憶母。不爲業境之所牽。不爲他歧之所惑。則所謂決之西方。定於極樂世界蓮華化生。見佛受記。由是觀之。見性成佛。亦在乎決之而已。若能決之西方。而爲西流之水。則必不入三塗鼎沸之水。必不雜人天渴愛之水。不

混凡夫之濁水。不沾魔外之惡水。不墮二乘之死水。不同權乘之客水。常得理水以潤心田。智水以融萬行。卽此名字位中。而圓合如來之性水。旣得與性水合。則會歸七寶池中。爲澄淨。爲清冷。爲甘美。爲輕軟。爲潤澤。爲安和。爲除患。爲增益。而究竟成八功德之聖水矣。西流而極於此。真能盡水之性者與。然吾審居士之名與字。是從孟子義也。非告子義也。若夫決擇善法。修習令滿。決破不善法。修除令盡。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終止於至善之地。是未嘗不與告子合。未嘗不與宣聖合。亦未嘗不與西方之大聖人合也。居士其力決之乎。

首楞嚴經勢至圓通章

首楞嚴一經。說在法華之後。實爲佛法堂奧。昔智者判教時。此經未來支那。故唯以法華涅槃爲後味。若令一見。必廣有疏釋。且判屬醍醐無疑矣。奈四依大士已滅。古今疏主。各興異見。久如聚訟。後學不具擇法眼。靡所適從。至欲盡廢疏解。唯看經文。亦過激之論也。及乎以己智尋經。又多不能達其旨趣。則終於昧昧而已。試平心論之。衆解豈無長處。然不失之乖謬。卽失之粗略。間有智識高超。出乎其類者。則又借此經發揮胷中叢論。有真能舍己從經。曲順佛意。則西湖鑑一疏之外。吾未

見其能竝美者。孰謂今人必不能邁古耶。或病其主張太過。譏其杜撰不無。縱未能無遺憾。要亦大有功於此經者矣。至於舍識用根。歸重圓通之說。則諸佛誠言。誰敢不信。此方教體。誰敢不遵。從而議之者。皆違經抗佛者也。現前諸善友。既已標心淨土。復欲研究此經。甚不易得。然始末無論。只此圓通文中。大有淆謬處。若非善讀善會者。則所謂醍醐毒藥。亦不甚遠。豈不聞楞嚴會上。選佛場開。觀音登科。勢至下第。修淨土人。於此若不揀辨。何以發此經之密意。而堅後學之行願耶。但勢至法門。非此經要義。故鑑師疏中。亦引而不發。今則先辨

法門。次彰密意。辨法門者。當知此聖圓通。屬七大中根大。以都攝六根故。依此六根而修念佛三昧。有三種不同。一者念自佛。二者念他佛。三者念自他佛。若念自佛。則與諸聖圓通是同。以根性爲所念法門。以旋湛爲能念方便。如央崛經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見。乃至彼意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知等。亦如此經十方諸佛同告阿難。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唯汝六根。更非他物。又如祖師云。在胎名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識者知是佛性。不識

喚作精魂。從上諸祖。如斯指示甚多。此念自佛三昧。具攝一切教義。一切禪宗。直指法門。罄無不盡也。若念他佛。則與諸聖圓通有異。以六根爲能念。以果佛爲所念。法身雖復一體。我無二種莊嚴。諸佛福智圓滿。成兩足尊。念彼果德。不生疲厭。眼常瞻佛相。耳常聞佛教。鼻常觸佛香。舌常稱佛號。身常禮佛像。意常緣佛法。六根所注。無非佛境。如是相繼。無間無雜。此念他佛三昧。具攝一切彌陀藥師彌勒上生等經。及蓮社一切業行。事想法門。罄無不盡也。若念自他佛。則與諸聖圓通同而復異。先須開圓頓解。了知生佛一如。心土不二。託彼依正。

顯我心性。既不迷性。外有佛。亦不執彼上非心。此則開
圓解處。與諸聖同。託他境處。與諸聖異。十六觀經所謂
勝異方便。今文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以此方便最勝
極異。故不更假餘方便也。祇就圓頓教中三種念佛三
昧。對四種淨土。略辨攝生大用。惟念自佛者。攝歸實報
寂光二種淨土。然但能豎入。不能橫超。又但被利根。不
能普攝。又則諸聖所同。不顯此門獨異。似非勢至攝歸
本旨。今謂正攝念他佛及念自他佛二種行人。歸于同
居淨土。兼復橫超方便。實報寂光。是故文中深明感應
道交之益也。次顯經密意者。選擇圓通法門。猶如國家

用兵選將相似。或推作先鋒。或壓令殿後。殿後者爲正選。餘則各隨常隊而已。其推與壓。要非無故而然。祇如十八界中。必先根次塵後識。此常例也。今以六塵居先。而根次之。六塵中必先色次聲。以及香味觸法。今以聲最居先。而色次之。於六根中僅列其五。抽出耳根。置于二十四門之後。蓋以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以音塵開先。聞根殿後。而獨詳明之也。雖不顯言其故。人已覺之。旣歸重耳門。一經要旨。排列圓通。法應如是。然念佛法門。亦逗此方機宜。末世衆生。須依念佛得度。乃此經方令一門深入。直了自性。若復雙選二門。則昧本經

旨趣。若令念佛法門直爾混依常隊。又失他經廣讚之意。故今巧示推壓。如軍中密令。未許泄漏。蓋前於十八界中明抽耳根爲重將矣。今乃於七大中暗壓根大爲重將。而此根大正屬念佛法門。既不違他經廣讚之宗。仍不乖此經用根之義。可謂至巧亦至密矣。夫七次次第。曰地水火風空見識。見卽是根。本應根先識後。今移識居第六。而以根大殿後。亦如十八界中之耳門也。又於前五大中。推火大作先鋒。而以地水風空次之。此有兩意。一爲當機墮姪起教。故以多姪召火。警多聞人。先除欲漏也。故文云。說多姪人。成猛火聚。乃至化多姪心。

成智慧火。諸佛呼我。名爲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願爲力士。親伏魔怨等。明以警之也。一切經律中。皆以不殺爲首戒。此經則以不婬爲第一決定明誨。於三緣中。亦以欲貪先於殺盜。均此意耳。二爲末世對治重障。以煩惱雖多。惟婬欲爲生死根本。最能障往生法。故令行人觀凡夫身內婬火。卽如來藏性空眞火。循業發現。深觀得悟。成智慧光。非唯不障往生。且能將送行人。託上上品。所以淨名讚婬怒癡。以其體卽藏性。而染淨功用。在反掌間耳。故以火頭居先。亦如十八界中之陳那也。今請歷觀諸聖。除此二先鋒。二重將外。餘皆

一依常例。次第不紊。可見二十五聖起座之時。諸大弟子結集之際。一威一儀。一起一止。皆有深意。悉符教義。以粗心遇之。又安可得耶。然則觀音雖獨登科。勢至豈全下第。但於觀音則明選。於勢至則暗選耳。良以圓根別入。故明選。諸根總攝。故暗選。此方教體。故明選。此土有緣。故暗選。通益當機。時會現未。衆生故明選。別益惡世法末時。不見佛衆生。故暗選。虎榜高題處。人所共知。朱衣暗點時。人所不覺。故曰大有淆譌。須善讀善會也。或曰。既是密意。何得泄漏。曰。榜嚴選佛場中。揭榜已二千餘年矣。此時若不明破。密將焉用。或又曰。誠如子言。

則文殊說偈選擇時。豈亦不知密意。何不遵前例。一概都揀耶。曰。諸聖自陳。各說第一。故寄推壓。巧示密機。若承敕正選時。一依前軌。何得成密。然但聲塵火大。準歸常次。以此二門別意助顯。非本所歸重。故不更推出。至於勢至法門。仍順長行。置識大後。爲二十四門之殿。未始不遵也。且既令專選一門。何得不揀勢至。觀其揀辭。仍與諸聖不同。但曰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意謂彼雖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而此相繼之念。既屬行蘊遷流。亦生滅法。以此爲因。欲往生見佛。誰曰不可。今欲現證不生滅圓通。則因果不符。何能克獲。此揀現獲圓通爲

難。非揀往生後益也。其餘諸聖。單念自佛。唯屬現修現證。故揀則全揀。以不逗此土機宜。不合此方教體故也。有志修證者。亦可以深長思矣。然此爲信力未堅者說。若果深信淨土。縱令楞嚴獨貶勢至。亦自不疑。何以故。以他經廣讚故。曰不可思議功德。曰世間難信之法。曰一切佛護念。曰無上深妙禪。曰勝異方便。曰三昧中王。多處極讚。既不生信。一處乍貶。何輒生疑。而况曾不獨貶。而况復示暗選乎。奈末世衆生。讀此經者。既不能依教從耳門深入。現證圓通。偏於念佛法門。好起疑惑。乃至破他淨信。障他善行。薄福少智人。往往習氣如是。故

茲約法依經。曲爲辯析。不自知其辭之叢沓也。豈得已哉。

旅三字說

妙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故先佛世尊。方便勸諭。引之令出。以此宅中衆苦充滿。難可安居也。藕益大師淨信集云。自寂光真性。翳於五住塵勞。而一切含識。鮮有恆居。雖四禪四空。及方便土。亦屬旅泊。旅之時義大矣哉。夫旅者。以行旅之人。次於旅舍之謂也。旅必有伴。亦必有處。亦必有其本業。今曠觀三界之中。同一旅也。而人異其業。業本旣異。而處

與伴亦殊焉。慨自有識以來。經塵沙劫波。積骨逾於富羅。飲乳過於溟渤。於中吟僝之狀。飄泊之苦。有不可勝言者。時而與獄種爲伴也。則惡逆爲其本。有間無間。是其旅處。時而與鬼趣爲伴也。則慳貪爲其本。曠野山澤。是其旅處。時而與畜類爲伴也。則愚癡爲其本。水陸空界。是其旅處。時而與修羅爲伴也。則瞋慢爲其本。須彌大海。是其旅處。時而與人道爲伴也。則網常爲其本。四洲諸國。是其旅處。時而與欲天爲伴也。則戒善爲本。地居空居。是其旅處。時而與色無色界爲伴也。則禪定爲其本。四禪四空。是其旅處。方其旅也。隨處而著。不知其

旅也。嗟乎。故鄉之夢。尙自朦朧。客次之居。豈爲究竟。是非託安養以橫超。悟寂光而上徹。又孰能外乎旅義也哉。天都汪潤生居士。法名性淨。別字旅三。去家遊學有年矣。晚居琴川。有令嗣長於才。夙柄家政。故居士不得不爲家累。雖厚棟華軒。可以逸老。以居士視之。蕭然若寄也。居士恆長齋事佛。以淡泊無欲爲養。以操修問道爲兢兢。康熙乙卯歲仲秋之朔。乃其七十揆辰。諸親友故舊爭爲文以祝之。詩以頌之。居士謝而弗視。視亦不審。曰。徒周章乎耳目耳。與其諛言之來。以沽吾名。孰若法言之及。以裨吾心。爰以旅三之字而請說於予。予思居

士旣旅乎三界。是得其旅之大者也。豈天都琴邑云乎哉。然吾竊觀夫居士之邦人族士。類多操奇贏。走四方。其於旅也。惟獲其利。未盡其義也。今居士旅於斯。設有人焉。告之以猗生煮海之謀。進之以郭氏治山之策。吾知居士必掩耳而去之矣。獨茲七旬介壽之期。乃能卻朋樽而不顧。置牲鼎而不御。訪予於枯澹寂寞之濱。咨予以異世乖俗之旨。可謂真淳未散。大樸猶存。其幾于道者乎。曰。猶未也。夫旣曰旅三。則一切法趣旅。更無有法過於旅者。所謂隨處而著。不知其旅。理性旅也。了此三界。同爲逆旅。本業處伴。各各差殊。名字旅也。知其非

家不住不著。於粗敝境。不生貪戀。觀行旅也。客塵煩惱。方便折伏。悠悠旅夢。彷彿欲醒。相似旅也。不離法界。隨寄塵寰。哀此旅人。盡力津濟。分證旅也。是朽故宅。屬於一人。我常在此。說法教化。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究竟旅也。苟不達此義。則於郵亭傳舍。誤認家鄉。諸所謀求。無非火宅中事。又或畏此旅途。多諸苦難。歸心孔亟。去不還來。將使六字同昏。四生奚賴。若此者。皆無當於旅義也。然則居士之在今日。惟當以安養爲歸宿之地。毋終爲堪忍之旅客。若夫華開見佛。獲證眞常。又當睠此娑婆。再來僑寓。將護衆伴。誘掖羣迷。更於異域殊方。

分身應迹。往來三界。終不疲厭。斯爲究竟。旅人庶不虛居士立字之意矣。

觀佛毫相法

觀無量壽佛經云。若欲生西方者。當觀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又云。身相衆多。不可徧觀。須從一相好入。謂專觀白毫一相。待觀成熟。餘相自然顯現。毫長一丈五尺。周圍五寸。外有八棱。中則虛通。彷彿如瑠璃筒。在兩眉中間。表中道也。右旋宛轉。白如珂雪。瑩淨明徹。顯映金軀。作此想時。令心堅住。心若昏散。制令明靜。蓋明則不昏。靜則不散。當知明靜是止觀之效。定慧之體。亦卽心之

本體止觀是工夫。定慧是因行。明靜是功效。明靜之極。頓合本體。若至果上。卽成福智二種莊嚴也。今身心寂定。止也。觀佛毫相。觀也。毫相歷然。明也。堅住不動。靜也。所謂託彼身相。熏我心性。觀智若成。自然顯現。正此義耳。然欲修此觀。須了萬法唯心。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故知彌陀毫相。自是我心本具。定中所現。亦是我心造出。是心作毫相。是心是毫相。不從他得。不向外來。如是了達。方名如法修觀也。總之。能觀觀智。爲一心三觀。所觀毫相。是一境三諦。何以故。定中毫相。雖現在前。皆想念因緣。無實性相。此

因緣所生之法。法爾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無無因性。
四性皆空。故無實性。而此想念所生毫相。非惟性空。相
亦叵得。如鏡像水月。故無實相也。性相無實。故卽空卽
真。隨念能見。故卽假卽俗。卽假卽俗。故非真空。卽空卽
真。故非俗假。此則作是一念。遮照同時。離卽離非。是卽
非。卽故爲三一圓融。不可思議中道觀境也。全諦發觀。
觀還照諦。境觀不二。唯是一心。故古德頌云。境爲妙假
觀爲空。境觀雙亡。卽是中。亡照何曾有前後。一心融絕
了無蹤。此頌影略。須略釋其意。言境爲妙假。則空與中
在其中矣。不具空中。焉稱妙假。言觀爲空。卽妙空也。而

中與假在其中矣。言境觀雙亡。則雙照在其中矣。雙亡卽非空非假。雙照是卽空卽假。二邊不著。亦復不離。故卽是中道。而下二句。卽言亡照同時。一心融絕也。蓋境雖具三。旣屬所觀之境。但稱妙假。觀雖具三。旣屬能觀之觀。但名妙空。境觀雖各具三。旣用雙亡雙照之妙觀。冥合雙非雙卽之妙境。但是妙中。由是舉一卽三。言三卽一。三一非同。三三非異。不可以意識思量。不可以名言分別。故曰亡照何曾有前後。一心融絕了無蹤也。境觀圓融妙理。以四語總攝無遺。透此妙伽陀。勝讀台宗書數百卷。然非明了一心。淹貫台教者。恐未易透也。經

云。但聞白毫名字。滅無量罪。何況如法繫念。釋迦如來
金口垂示。天台智者勸令專修。近代唯幽谿大師常修
此觀。今淨業行人。苟能一心持名。往生可保。兼修妙觀。
則託品必高。利根上士。胡不勉而行之。

淨土警語終

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

虞山普仁院淨業比丘行策定

事例

擇清淨廣廈以爲七堂。中奉彌陀聖像。懸諸華旛。然燈燒香。七日不絕。但以香光莊嚴。如法供養。不用蔬果讚吹等。堂中左右各設長桌一張。亦用香爐供具嚴飾之。桌外各設坐椅四張。中央向佛設長桌一張。與左右桌齊。兩橫離一二尺許。可通出入。桌上供疏文一道。大爐一座。華燭供具。須令相稱。桌外放蒲墩四箇。左右近壁

若無禪牀。則多設坐位。以便隨班退坐。其同行淨侶定十二人。分爲三班。每班四人。首位司引磬。記持佛號。以千聲爲度。次位司小魚。後二位司巡察。見班中昏散者。警之。中央面佛爲第一班。近西一人爲班首。卽是七主。右邊東向爲第二班。近上一人爲班首。左邊西向爲第三班。近下一人爲班首。佛前上下兩長桌上。各置引磬小魚一副。用過隨放桌上。凡七堂施設。須於隔宿事事周備。同七緇素亦須隔日齊集。沐浴已。預請主七師分班定位。教示演習。每班繞佛百聲。卽歸位換班。於旋繞中間。驀鳴大魚六下。以代食梆。三班如法出堂。乃至齋。

堂旋念止魚接板結板接佛歸堂旋坐。一一指教明白。令衆委悉以期中戒語。不便指授故須預習也。習已各自至誠禮佛求佛加被。令七晝夜中所作成辦。不起內外魔障。事畢早息。毋致疲勞。

第一日五更報鐘鳴。衆起盥漱畢。用湯點入堂。主七師鳴引磬禮佛三拜。各依位立定。舉香讚。誦阿彌陀經。聲須和緩。往生咒三遍。起讚佛偈。卽稱佛名。中班鳴引磬二下。問訊旋繞。左右班乃端坐默隨。若昏散重者。當微動唇齒。庶免坐忘間斷。并落昏沈無記性中。其神氣清明者。當閉目靜聽。一心緣佛。使心中佛號。朗朗如貫珠。

不雜不斷。首班旋繞畢。仍於下邊立定。於陀字上鳴引磬一下。次班卽從座起。從容出位。於佛桌邊一行立定。首班復鳴引磬一下。又四五聲佛。後於陀佛二字上連鳴兩下。卽止佛問訊。就右邊空位坐。次班接佛問訊。旋繞如前。佛號畢。仍於上邊立定。三鳴引磬。末班起座出位。於下邊接佛旋繞。一如前式。次班復就左邊空位而坐。默隨佛號。如三班周而復始。從旦至暮。佛聲不絕。每稱念一千。默隨二千。旋行一千。安坐二千。庶幾身口弗疲勞逸均等。凡旋繞畢時。但看無小魚桌邊。方乃就立。則上下永無差誤矣。十二人外。不論緇素多寡。亦分

三班行則隨行。坐則退坐。

齋堂鋪設圓位。三面長桌相接。唯下方中央少空通行。

堂出入四面近壁皆可回繞。

設圓位本方而曰圓者取周而之義也

三時

粥飯外。午前加食一餐。蔬菜止二簋。兩人共之。每食行

食畢。鳴梆六下。

表南無阿彌陀佛

堂中聞梆聲。不論何班。旋繞

如常。旋念至疏桌邊。班首置數珠於桌上。取引磬。鳴二

下。問訊。

若佛聲太急。即于改魚緩念。

左右班起立。同聲稱念。班首

帶引磬。從中路向佛旋行。仍從中路出堂。若首班在前。

餘兩班次第隨行。須待本班緇素行盡。次班方可接行。

若值中班在前。則末班隨行。首班居後。若末班在前。則

首班隨行。次班居後。不得越亂。到齋堂。右旋一匝。候末位到齊。班首卽鳴引磬一下。止魚停佛。緇素隨所到處。就位坐定。不得推前遜後。不得抽身離位。隨坐隨食。不用問訊。念誦出生等。旁懸板椎一副。預令沙彌立板椎邊。候小魚停止。接板念佛。每聲鳴板二下。衆等食時一心緣佛。不可須臾放逸。食訖。班首南字上鳴引磬一下。沙彌卽於陀佛二字上連擊二下。結板。衆齊出位。亦不問訊。卽起佛右繞歸堂。一依前次。班首行至本立處。鳴引磬二下。問訊置於桌上。仍取數珠繞佛。餘班歸原位坐。其左班西向者。須順旋至桌邊。從末位進。毋直歸。

毋逆行。凡歸位出班。及有事出入。並須安詳徐步。毋得踉蹌疾走。入夜日光初暝。供疏桌上。亦然長燭。此後約每班兩回旋。念六千佛竟。更俟下班接佛旋行時。七主出位。鳴引磬一下。堂衆皆起。同聲旋念。不復論三班緇素次序。但約旋念十數匝後。七主於下方中央面佛立定。三鳴引磬。結小魚一陣。止佛。衆皆面佛。鳴引磬。同念發願偈云。弟子衆等。至心發願。

願命終時神不亂

正念直往生安養

面奉彌陀值衆聖

修行十地勝常樂

於末後三字。緩鳴引磬三下。卽禮佛三拜。歸單就寢。衆

等爾時尤宜防護三業。正念寢息。不得作餘事。說餘語。起餘雜想。亦不得禮餘佛。誦餘經咒。縱有恆課。終身不缺者。亦皆停止。寧于七日後追補之。不然則未免間斷夾雜。又烏得稱爲七日持名一心不亂乎。寢息後。兩炷官香將盡。香燈師預通廚房辦面水湯點。卽鳴報鐘。此後六日入堂禮佛已。卽起讚佛偈。不誦經咒。餘皆如初。日行持期中。請定護七師二人。爲一期外護。凡緇素隨喜。毋令入堂。唯專爲念佛來者。乃導之使入。禮佛三拜已。卽送隨班旋念。或送左右班後。不得揖衆共語。若未滿期欲去。亦但禮佛而出。不用別衆。緇素於七前預到。

發願終七者。必須終竟一期。不同隨喜之例。倘年高有疾。力難支遣。可密啟護七師。乞其寫帖轉達七主。或旋行時少坐。或入夜後早息。當破格方便之。次立監直師一人。衆中有違約者。卽登名記罰。不可放過。次安香燈一人。行者二人。香燈司爐火香燭之事。遇燭暗則翦。香盡則換。衆赴齋則守堂不出。衆就寢則看香定夜。須老成者充之。若疲乏時。慙與監直師更換寢息。不可失事。誤衆行者。司茶水洗沐等事。午前行茶兩次。午後不拘次數。入夜復行一次。每行畢。隨收器盪滌。俟旋念班坐定。還須補行。凡盆水浣濯。衆所需待者。皆當盡心供辦。

護七師須隨時經理。毋令懈廢。

滿七之日。入夜六千佛竟。更俟下班接佛後。主七師如常鳴引磬。三班同起。旋念五百聲佛。主七師於佛桌東首向佛立定。鳴大磬一下。衆皆面佛。鳴第三下時。隨接鐘鼓一通。鳴大魚。跪稱觀音勢至清淨海衆各十聲。如晚課例。小淨土文回向。禮佛十二拜。菩薩三拜。三自歸畢。隨鳴大磬一下。衆相向側立。主七師至下方中央。展具禮佛長跪。衆稱南無大乘常住三寶。護七師宣疏畢。仍鳴小魚。誦往生咒送疏。不拘徧數。結咒已。念發願偈。問訊。回至佛前。衆同展具作禮。三拜收具。問訊。鳴引磬。

引衆出堂詣主七師室中禮謝主七師同衆至護七師處及諸職事師處巡察敘謝訖然後歸堂圓禮爲一期事竟。

罰例

罰有三等。上罰錢百文。中罰五十文。下罰十文。不論錢之貴賤。準此爲式。堂中懸水牌一面。置筆硯一副。有應罰者。監直師隨書牌上。書已持示本人令知。俟期滿結算某某罰錢若干。仍令本人買香供佛。或放生命。若無錢者。罰持往生咒。每咒十徧。準錢一文。

期中第一禁止語話。不論堂內堂外。未起佛前。已止佛

後。但有犯者。一上罰。三犯者出堂。若有不得已事。必欲語。可密告護七師。一兩語卽止。若多語高聲語。罰同。

凡欲抽解著衣等。竟自起身。事畢速還。託事在外延緩者。一下罰。若私入寮舍。坐臥片時者。上罰。

有事欲出堂。須甲來乙去。甲若未還。乙須少待。或時事迫切。亦得兩人並出。若四人中兩人已出。第三人復出者。一下罰。隨班後坐者。不拘。

旋繞未竟。不得越班而出。須待歸位坐定。方可抽身。若越班出者。緇素同一中罰。

上班繞佛將畢。下班不得離位。若非時出堂。以致臨班

不到者。一中罰。

隨班緇素。當旋繞時。非年高有疾。稟白在前。輒自坐立者。一下罰。

若安坐時。性不耐坐。混入他班旋念者。一中罰。

數數出入者。一下罰。除有疾。

出班歸位及出堂入堂。並須威儀庠序。踉蹌急遽者。一下罰。

堂中行動。左旋梗衆者。一下罰。

衝班出入者。一下罰。

香燈師不在堂。遇燭暗香盡。左右班中首末四位或後

坐衆俱得暫起代行。唯旋行緇素。不得翦燭添香。佇立妨後違者。一下罰。

三班緇素中。有不善隨魚者。臨班須默念。或低聲念。若高聲亂衆者。一下罰。護七師當引至僻處。密啟令知。

入夜止佛後。須隨衆安寢。若更禮佛持誦作餘功行者。一中罰。香燈師應勸止。若不聽。方白監直師記罰。食時赴齋堂。隨行兩班。前後失次者。二班首各一中罰。

齋堂食畢。起身抽解者。一下罰。

定夜失時。致入堂後。三班旋念未滿一回。卽天明者。香燈師一下罰。入堂輒曉者。一上罰。或昏睡失香。失之太

早致衆疲乏者。一中罰。

監直師隨時隨處。當爲衆勤察。依式登記。若屢犯不知。或雖知不記。罰同本人之例。

凡同七護七諸師。於未起七前。並須熟規式。次將罰例錄出。粘客堂前。有後到緇素。先令細覽條約。方送入堂。或不解文義。當與摘要說知。若造次引送。以致入堂昧昧。動輒犯約者。護七師一下罰。

此三等罰。共計二十三條。今開明記罰式如左。

犯不語禁。一上罰。

多語。一上罰。

高聲語。一上罰。

私入寮舍坐臥。一上罰。

定夜失時。一上罰。

越班出堂。一中罰。

非時出堂。一中罰。

亂班旋念。一中罰。

入夜別作功行。一中罰。

隨班失次。一中罰。

定夜失時。一中罰。

託事久出。一下罰。

接踵出堂。一下罰。

臨班坐立。一下罰。

數數出入。一下罰。

行動急遽。一下罰。

左旋梗衆。一下罰。

衝班出入。一下罰。

佇立妨後。一下罰。

高聲亂衆。一下罰。

食畢先起。一下罰。

造次送人入堂。一下罰。

定夜失時。一下罰。

如上條例。事在必行。蓋欲制止放逸。助成勝行。非好爲煩刻也。行者當念一生悠忽。止此七日精進。各須激切奮勇。不惜軀命。無論行住坐臥。飲食便利。一句洪名。當如呼吸不斷。不可斯須停止。俄頃夾雜。既欲一心不亂。大非尋常念佛可比也。思之勉之。

疏文

封函 寫金佛七七期回向發願疏
教修 標主 七沙門 某甲 具疏

伏以一心圓淨。卽五濁而不違清泰之鄉。三界橫超。雖九品而豈隔庸凡之位。融勝三昧王於性海。轉第一義諦於口輪。道在人宏。佛隨機應。口國某省某府縣某寺

苾芻某甲等。卽日熏沐投誠。稽首歸命娑婆教主本師
釋迦牟尼文佛。極樂世界接引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
至一切聖賢。同賜慈悲。俯垂證鑒。切念弟子某甲與現
前衆生等。生逢劫濁。報屬凡軀。三業六根。旣無罪而不
造。五趣八難。亦無苦而不嘗。暗識相傳。曾未覺悟。死生
浩漫。解脫何期。所幸宿植微因。得生正信。早入彌陀願
海。專修淨土法門。祈寶域以棲神。託華輪而送想。用是
依經立軌。準教崇修。謹于今月某日爲始。啟建一心精
進念佛道場。七永日。於中嚴飾堂儀。肅分班次。執持聖
號。終食無違。存想洪名。須臾不離。以斯功德。回向往生。

惟願阿彌陀佛慈悲攝受。與諸聖衆親垂接引。必令諸根寂靜。正念昭彰。須摩境現于目前。金色華敷于捨報。如經所說。願悉不虛。又願以此七日精進功德。普令衆等斷七支惡。滅七遮罪。除七慢障。離七穢行。遊七寶池。布七淨華。具七辯才智。演七菩提分。超七方便位。證七常住果。又願以此三班淨侶十二僧伽和合修持所生功德。普令衆等絕三惡道。轉三重障。淨三聚戒。歷三乘位。越三界而長驚。冠三輩以高躋。深入三解脫門。圓發三如來藏。又願衆等得成佛已。坐道樹下。三七思惟。爲諸衆生說三乘法。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廣說三世十

二支因緣流轉還滅逆順法門。究竟同趣薩婆若海。又願於此七日之中。若縑若素。若遠若近。若久若暫。若來若去。乃至執勞運力。隨喜見聞。咸出苦輪。俱生樂國。共睹須彌毫相。同瞻法界藏身。又願衆等既得往生安養。親近彌陀。乃至一切如來。悉得承事。一切佛土。悉往莊嚴。一切善友。悉能隨順。一切法門。悉得通達。一切衆生。悉蒙度脫。一切行願。悉獲圓成。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仰願三寶證知。令我等得如所願。滿菩提願。

普仁七日念佛記

附錄

金 善

丁巳春大士聖誕。虞山之北普仁禪院。依彌陀經教。起

七日念佛新規。爰集淨衆。不揀僧俗。其主則普仁大師。號截流道人者。其道場外護。則身葉師古衲師也。其同行緇侶。則越海在閒慧如湛月慈宏海目德容越祇尙法再應可尊也。其遙聞法會。溯水來虞。則婁東兩僧鳴谷定慧也。其居士則汪旅三翁鳳蕤顧公臣金水若陳千頃趙存湖翁子餘翁康成沈誕先夏子彝也。念佛爲往生捷徑。觀音乃西方導師。故取諸二月十九也。其法則選僧十二。分三班。每班四人。各有所司。十二人外。不論緇素多寡。亦分三班隨其後。一班旋繞。則兩班安坐。食時赴齋堂。依次無敢素坐定。佛聲初歇。小沙彌擊板。

念佛以繼之。使一句洪名不絕于心口耳間。夜分略睡。聞鐘聲鳴。齊起。凡左行者罰。越位者罰。相語者倍罰。蓋嚴若軍令焉。是日也。汪旅三等數人先在。予後至。聞堂中佛聲琅琅。護壇師導之而入。但禮佛。不許揖衆。輒隨班行。已而退坐。或默隨佛號。微動脣齒。或閉目靜聽。而以心隨。餘人後至者亦如之。念佛之聲。時而和緩悠揚。如一氣呼吸。絲絲不斷。至其聲之振疾。則又如猛將追敵。不盡滅不止。使雜妄無間可乘。衆魔無路可入。當其風雨晦冥。衆音振響。不復知山頭霧起。殿宇雲封。及天朗氣清。則松風謾謾。澗水潺潺。無不與念佛之聲相應。

和。至若雞聲唱徹。燈火熒熒。曦旭方升。香烟繚繞。曉焉而念佛也。山光乍暝。林谷幽翳。衆籟寂然。梵音獨舉。暮焉而念佛也。或則神意怡悅。一塵不染。四字孤存。此真能一心不亂者。其或矍然奮發。神若馳而心欲止。此期于一心不亂而未能者。更有信願已堅。勝緣欣遇。塵事敦逼。魔障多端。暫爾依班。尋復離位。咨嗟悔恨。不獲終斯七日者。我大師度生方便。慈誨真切。衆等信西方之可至。幸日夕以追隨。知洪號之難思。因稱揚而感涕。嗟乎。石火電光。人生百年猶七日耳。以七日而供塵累。塵累何時了。以七日而要淨土。淨土必可期。况百年之內。

其爲七日也甚多。而剎那異世。其爲百年也。又絕少。人知百年之莫期。而不知此七日之難遣。又惟知百年之虛度。而不知彼七日之浪擲。悲夫。

常熟普仁寺截流大師回首後。有孫狀元扶桑先生之長君翰臣。爲冥司勾攝。死去一晝夜。醒而言曰。我拘繫閻羅殿下。黑暗中忽睹光明燭天。香華布空。闔君伏地迎西歸大師。審之卽截公也。我以師光明所照及。遂得放還。同日有南關外吳氏子病死。踰夕復活。其言所見。亦如孫子言。常熟翁叔元寶林氏記。時康熙三十六年正月望日。

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終



